



耿巖文選初集

海寧沈

珩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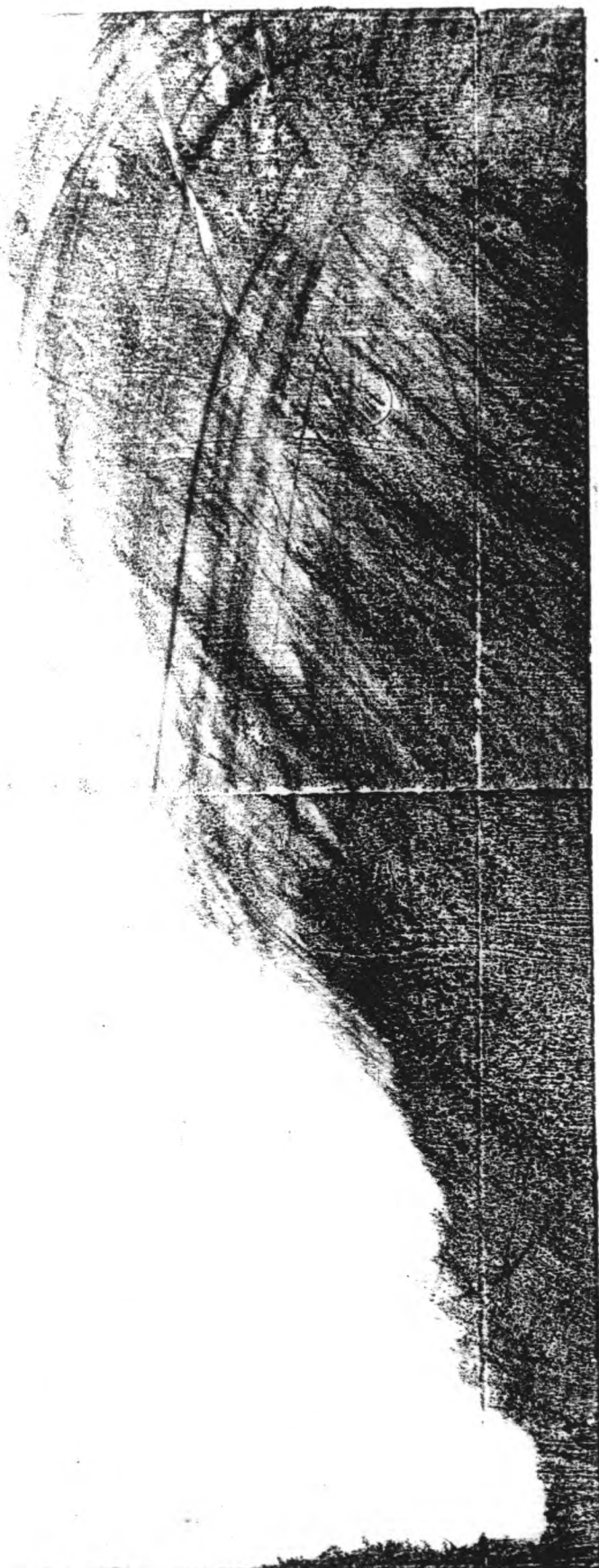
書識題詞

識李于鱗評杜詩鈔

王元美嘗援汪伯玉所稱及于鱗自品目謂于鱗高不能當元美巨王頗有矜銜之色于鱗之高在氣色高華峨嶒積雪閭風蒸霞賞鑑家以此許之是亦態色間標擅耳弘正間獻吉俎豆于美濫觴浸淫人謂于鱗一麾海內易響遂指于鱗桃獻吉乃及于美或

謂不然于鱗瑰瑋壯麗全法子美具如所論縱得子美之瑰壯要亦不失氣色高華而已唐人所推子美風調清深脫棄凡近足以奪蘓李而吞曹劉豈止在氣色高華瑰壯乎于鱗固未足知子美安論爲祧爲法癸丑予在長安同年天雄孫雪厓郁豪於詩見其枕中一帙甚秘則于鱗評杜詩鈔天雄孔使君得之書林廢篋梓之此本人所未見予從雪厓句有之詩僅三百首點次切密評騭字極質約無浮文真先雅風格按所最賞心處大較奇淡險遠清真幽

視世所褒杜詩瑰瑋壯麗者懸別始歎古人剜心嗜古心得難以告人豈皮相所知顧于鱗詩未造極其亦詘於年命耶予嘗選次昌黎文予所最賞心處往往在真實平淡中與世選奧博馳縱者不合乃悟昌黎自謂以感激奇怪之詞求知於天下作者不免求知眩俗志則可悲而其至者罔或存焉讀者或掇其皮或嚼其齒難以相語然則所謂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凡會心者類然



書鄉賢祀冊

按范縣學之有祀典也自漢以後之儒者凡有功于  
聖賢之門而或名爲宗傳或名爲羽翼歷代右文之  
主與服古之臣每據典法而辯覈之既升諸從祀而  
與乎釋奠舍菜之間又復推國故之義別爲祠於其  
宮之側以待其鄉之賢士大夫生而著偉烈於國家  
或宣名德於邦土以及明經潔行友孝淳懋之選主  
而祀之春秋有事廟宮則有司次第爲之駿奔奏執  
豆籩以世世勿絕嗚呼何其盛也然當其進一人有

司者不敢私也且其家或寂貴盛其子孫有氣力得  
以徵請於上官然非其鄉術之士俊造之儔同聲而  
誦述允爲清議所推許上官者亦不敢私也其嚴且  
重也如此以此知王者於幽明之故所以示風勵之  
指使人足不出鄉邑而有以竦動惇勉其心志故曰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爲名稱之宜薦獻之  
數必明備恪恭罔敢隕越其流寢衰有事乎此者視  
若髦梗獻祀典俯不中儀式牲酒瘠酸簠簋漫漶於  
大成之几筵猶窳落若此而况其爲推國故之  
待鄉之先賢者乎於是鄉人士之見聞乎此者徒曰  
此鄉邑具文而已所謂竦動惇勉之懷槩乎未有聞  
也噫亦重可慨矣

書金龍山神傳

江河之神最震於人者曰金龍王王何居或曰是水族之神司禍福者耳理誠有之不知其人之歿爲明神者也予河行始登廟讀碑記云王生南宋末晉謝氏後名緒行四居錢塘之安溪補會稽弟子員王讀書有救世之懷以大義自處見時事日非隱於金龍山構白雲亭居焉甲戌秋八月大雨天目崩王且泣且語曰天目臨安主山今乃崩宋其亡乎已而元兵果至王日夜涕泣一日與其徒訣因作詩自見書訖

自沉而死且日異日黃河水倒流予爲天下報讐日也其徒葬之金龍山麓久之門高皇帝兵起及元將蠻子海牙戰於呂梁元兵順流而衝帝大敗後見金甲神將三鞭河北流舟乘之海牙敗走帝因禱天願得金甲神所自是夕夢王被褐來詣具告焉帝曰向二人者何居王曰是吾所結楠木神耳帝寤封今爵云考王生時讀書通大略懷節行之士也見時不可爲憤志雲湧以死讀其詩猶凜凜生氣在焉然亦未聞有作特駭眩之搯震絕當世垂死而語其徒托以

黃河水倒流爲天下報讐斯言誠奇當日聞之者徒謂身死無可如何之語飛霜貫日可意計哉久焉其人與骨已朽而其言亦銷亡矣烏知夫百年之闢神異不爽毫髮而發明王之夢以顯哉自古奇節之士以布衣蒙難而發憤思爲天下報讐莫如荆軻子房子房卽不見殺於大索之手當秦之時十日不汗一妖男子耳其殘魂留魄果能尸赤帝之劍而助鉅鹿之呼吾未敢必也軻挾於期之首提匕首入虎狼之都事敗且死猶倚秦柱箕踞以罵天地爲之震動此

其節烈敢勇非僅死而矢諸空言如金龍王者比柰  
何嶢關軹道間不聞有若鞭河北流之爲軻得而與  
能者何哉豈王所謂節烈敢勇之氣未若軻之一試  
故蘊鬱結凝之厚憑時之可爲而後展耶然則垂死  
而矢諸其徒義見乎篇章者非燭照計數也其志氣  
貫也抑宋之亡也如天祥秀夫枋得輩與王同時名  
業皆過王遠甚王若泯泯無稱焉然獨能以其精靈  
之遠默佑明主掃雰雰而膺號謚其神雪煜鼓盪不  
衰王真竒異也哉

題浙江武舉錄

是非用官選士法乎哉由鄉大夫司馬以告於上中  
多與於祭者皆是也夫其時士既升之於民而武亦  
講之於學無異科也士之才而善兵其數備乎六藝  
而用合乎治國平天下之理故簡而不分後世取之  
之法雖多大率需之其數而視之甚偏以爲此特舉  
圍攻取之所資而無與乎治國平天下之數而士亦  
誠自視以技擊曠張爲世驪馳耳雖其間大賢大傑  
明道理識時務身爲天下安危者亦出其中而其他



苟因之以自逞決則夫遺其君親而厲其民人者豈  
有極哉抑世遄遄爲漸士病其人寡慷慨而沉摯蒸  
變驟馳不如三晉荆齊之策士趨距飲銘殿後攻鋒  
不如三河幽并之壯夫不知責以明道理識時務周  
官大學之義豈爲知要哉不則爾越之惡少子弟惟  
埋賊殺翹關跳蕩之徒取之不知誰子者誅輪之寧  
技不勝此而實實焉進退之以藝術鄭重之以科舉  
者爲

天寶曲史題詞

古今稱少陵詩史前此未有也少陵生其時目見貞  
觀開元之治天下已臻太平矣一旦政衰人愁戎馬  
縱橫秋原野哭哀江頭而喜武功傷亂願治之懷皆  
於詩乎見之猶夫史公之感激俳刺見之乎序事間  
然自古治亂有由龍漦檠弧實以亡周詩稱亂之又  
生信讒信盜石鯨花萼之悲涼豈待漁陽鼙鼓而後  
知耶雪厓天寶曲史一書在少陵當日猶有所諱而  
不敢盡者雪厓直譜其事以爲人主色荒昵惡者戒

前此未有曲史則讀詩史者亦未盡錯綜而得其解  
也有詩史曲史其可少乎雪厓古近詩橫厲蒼涼揮  
綽今古虎視河朔間一時操觚家共相推轂其爲傳  
奇則溫麗悽惋感入頑艷而天矯之骨自存昔人論  
樂府貴曠潔徑厲詩餘貴含蓄纖穠此殆兼工并長  
使起少陵爲之以詩史爲曲史其與雪厓詞壇相雄  
長又未知何如也

題陸吳州提學試館制藝

海陵陸君吳州督學吾浙爭傳其首按會稽當廳拈  
筆命構竊謂此偶然興到便稱雅事耳比手一編以  
跡則按每校士各題日或七八首或什餘首罔弗窮  
工極妍讀之驚起夫尺幅一道心手警離則棘喉刺  
指經生家當屈首揣摩如傳膏沐倚市門甫諧幾終  
輒與離異如倩裝還主都非我有入官數年不省行  
墨爲何物卽夙昔稱雄苑林者尙或不免先輩唐荆  
川履昆湖諸先生官稿垂世然亦於休沐散髮之暇

爲之未聞其就於開司部署奔奏庭下人相呼諾時  
也且荆川晚業每多易稿而傳未聞其點畫不窺格  
腕如奔電流星也是編布格命旨心手相得則鑿柄  
悉稱緣扣不離而機到神行如彈丸脫手天然轉泊  
卽使咕嗶家坐穿木榻口吮毫鏤心窮盡而成五百  
字猶不能髣髴其涯涘嗟乎異矣退之抗顏師一世  
人初不甚屈服卒人人願爲韓門弟子李習之雖強  
顏危論與之角究不得不爲之下者服於其心也督  
學使者朱衣佩印以臨天下士權能進退人屈於其

位而曰師乎師乎云爾嚮使把三寸柔翰與諸士角  
逐於風簷寸晷恐未足當中駟者有之安在其允爲  
人宗北面也出是編之巧速絕詣爲天下督學使者  
生長氣色抑使先輩宦稿讓工速於前庸非僅事耶

許侯政錄

王者之治天下也設之史自朝廷以及列國之縣其政也書之古制上大夫受縣故縣之政最重太史採風而陳也先擇男女無歸者官與衣食使民間求詩國風卽史也後世不采詩漢孝武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光武令南陽諸郡撰作風俗蓋欲得其政而書之是故縣有賢大夫其地之人舉善政載簡冊以待太史者之采而書古也西山許侯治吾寧有樂只詩玠嘗爲四言十二章章八句其曰大儒徽模爲邦人

喜稱儒効偉也其曰匪直也廉道心攸載言載道也  
曰銘心告天初終貫而按簿省獨表裏一而言政學  
也其曰彼弛用張惟臚且旰稱庶政明且飭也君子  
讀騶虞以爲正心誠意之効今効則然矣惜乎詩不  
求而太史不得獻於是乎有政錄之冊其南陽風俗  
之遺乎以上太史信而不誣天下之言也建武之詔  
密令茂也謂能爲天下之所不能爲名冠天下受重  
賞拜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三千戶嗟乎令賢之重若  
此其日太史載采詩舉向者十二章以當騶虞効則

然矣章乎何敢

送楊艾田都諫集古卷冊引

康熙十一年二月艾田先生被

召以京卿品俸辦

事戶垣諫議左右蓋異數也四月上澣啟行就道珩  
辱知良厚竊惟爲文以送別大率皆諛詞卽有所規  
獻敷文陳義而已罔克明其條紀詩行騷屑工者僅  
諧宮商儷於饒歌鼓吹俚者委巷中聲謠耳皆不足  
以資裨益輔蹟烈爰引古宰樞大臣及名諫官所爲  
嘉謨直節以匡主利民一時君臣相得之盛使天下  
致太平而流法千載其最快人肝脾者略舉數十條

取巖文選  
書於冊用脩覽觀聊當釋輶之餞蓋以艾田懷仁輔  
義名德久在天下今日爲賢諫官異日爲賢宰執堪  
與古名臣相後先珩所以獻也亦所以勗也

題劉訥庵懷友詩

詩本言懷而作人之懷抱各不同情隨事遷其來無  
方要不離乎交遊閱歷間所爲離合聚散存歿升沉  
之感有以寄其哀樂憂娛與夫吊古憫今慘悵鬱伊  
不平之思自昔篇什雖多其興懷強半繫此顧人自  
繁髮締交以迄通藉顯游中間更閱愈多情事亦因  
以愈變苟相與翱翔天路每逐歡吟則日成心許如  
結不解或則悲行路之難邁搖落之跡彼或俟望河  
梁而此乃棄捐純素此道如土可勝歎哉同年淮陰

明倫彙編  
劉詡庵篤情古處于友朋間自寅卯來同籍宦遊者  
而散四方河山榛莽詡庵因成懷友數十絕人各一  
章指托酸楚讀之不覺悲來填膺其古謂逸駕品日  
在仲宣嗣宗嘉州襄陽之間而一種至性滄泆從前  
解間鏘激而出詡庵方身歷西清所知交多過諸公乃  
情寄纏綿獨浚手珠沈湍泪之勝光祿詠五君不及  
貴游其懷抱手是乎遠矣豈僅陳思塞塞於勸扇意  
休悵於碧雲可同語哉

題陳六謙泰山詩

泰岱爲五嶽宗長然說者嘗謂崑崙天柱以荒外見  
棄而且二華不如峨眉衡岳不如武當嵩少一部婁  
耳吾未知泰岱之高於峨眉武當奚若母暇論於崑  
崙天柱間也嗟乎世之倚眉睫以相天下其穹卑豈  
足定哉惟詩亦然人之因遊覽而有詩其心目高下  
品方進退莫不皆然且夫泰山其地所處日驅車其  
下者千萬然驅而登登而詩者絕少予嘗三過之顧  
勿能登憶有望岱之篇其句曰齊魯青千里天霄劃



半層既而拊掌笑曰予未及見峨眉武當奈何輕以此語私天孫雖然以泰岱之易尚等於側身西望阻岷峨之難又奚待區名山而論定哉陳子六謙以盛才富於年好遊覽逞遊大梁抵國門業有詩刻問世辛亥復遊而泰山詩哀然成集所謂天門日觀飛簾迴馬之奇予及他過其下者徒想似縹緲間陳子獨窮其巔巖其詩高華道麗如闌風海月與山之名勝匹而行役言懷贈送之什復競秀諸峯於天漢間以陳子之豪于才將探奇於峨眉武當諸絕勝必其詩

給衙嶙峋詭峭萬態跡今所題目於天門日觀諸篇其爲心目品力更不知何若抑他日登封侍從珥華應制而聳身介丘之椒出洋洋鉅章令岱宗不落莫於是撫舊遊譜前詠殆將慨然嘆興乎

題僧行中楚遊詩

湖山之間剝落蕭瑟不獨風物可感而人情事境亦  
復倍之予數年不至湖上偶抱病來此栖身小樓上  
掩窻獨坐若不知有湖山在左右者行中苾蒬時就  
予談因出其謦欬集近詩請質予素知行中能詩今  
更蒼淵博練思益超詣益進而又自述其比年來擔  
一瓢笠溯揚子出匡廬彭蠡間以至乎漢黃武昌之  
墟所涉歷感激皆寓之乎詩夫西冷以幽雋稱名勝  
固不若江楚之區之爲巨麗也抑湖上雖經戎馬樵

取廣文選  
汲北屋凋虛風序黯然而已無所爲震盪恠悻之觀  
足以助人華端而江楚自三國晉隋以迄乎宋元之  
衰緣釗劍鏃雄豪墟闕所相與百戰處卽行中所搽  
軍持問渡之鄉其去湘潭雲澤燒營卷甲之時抑未  
遠也將目極千里而憑弔嘻吁乎今昔之變一感懷  
搆思魚龍虎豹出入馳驟乎心吻間則行中之詩思  
益以趨而詣益以進不謂之無得于江山之助不可  
矣

聖烈頌

有序

維我

皇上受曆繼功垂二十載威宣惠和自列祀所未嘗  
臣日竊月窟傳毛含血之倫咸頓顙

三桂竊

闕下委珍於宗伯定華臥鼓薄海無外迺賊臣吳  
國家獎賊之柄專制滇南包藏禍心狼顧鴟視倡  
率跋扈之族聲援睥睨

皇上燭尾大之難掉策養癰之必割於是下尺組以

收之奉

詔則參之牢筮不奉

詔則陳之原野蓋

謀獨斷成算瞭然而賊臣冥蹈警趨猥襲淮陰捐  
舊之根暴逞盧綰匿勝之變衡連猖狂盜兵羣

吠

天子遣黃頭伏飛循江被嶺而下張韓弓高之將密  
受

月勝以致天誅湖湘旣粵之阻雲棧巴峽之固掃

盪滅三桂未膏齊斧竦警殞喪而逆孽吳世璠  
穀卵孱息猶溺彭寵親吏之計背嬰齊入侍之  
幾烏獠黑子躑躅負固

皇上噢咻我南徼昨隸牢牲於貊犛爰

命平滇大將軍貝子章泰董統六師日爾張國之大

刑毋弛毋濫念我民哉

命征南大將軍賴塔綏遠將軍蔡毓榮各飭其所部

日爾母逸寇毋妄殺毋擾我疾痛之民

申諭至於再至於三於是鞫鞫其伍噩噩其令特將

撮關索而拊其背七校鏖金沙而躡其翼建瓴  
振槁直逼昆明

天威沃燹炭義聲批榛莽不埃血刃負嶠削平旅叛  
之惡傳首藁街轉禍之氓市不易肆捷書上奏  
天子曰子匪玉帛山河是愛惟生靈毒害是除匪兵  
威神力是矜惟乾樞坤紐是定其以武功上告

天

祖嘉爾虎臣奮厥武其褒敘之嘉爾臣庶拱厥猷其

恩渥之以丕濯維新之治

臣珩

恭際盛會竊披

自古軌道之圖非明聖所不得而制也蓋尼於  
斷者不足以決幾怯於勞者不足以承逸馳於  
豫者不足以料勝嚮使為徂安踵故之說者曰  
毋動為福

國家歲糜大農數百萬以參戴日鑿齒之兇如向  
時吳逆在滇左矚黔湘右挽巴蜀兩粵則尚逆  
在東孫逆在西耿逆在閩此數逆鎮者皆無恙  
而鄭逆亦猶在島縱弭耳跣足上書蟻伏希意  
指能無抵間搖足癰大則遲滯疾驚則難療其

取前文題  
可以宴然稱萬世之安乎惟

皇上含精察道盡睿窮神見患於未萌壘菑於已兆  
斷則決幾勞則永逸豫則料勝而所以建萬世  
之安者不在盪定之年而在兆謀之日爲古英  
辟哲王萬萬不能及者在昔漢祖剗平反側  
信越皆以詐除陳豨黥布之屬徒介乎燕代淮  
南之微然至天子親將僅乃得志唐以天下之  
力取淮西盈廷震驚獨宰相視師破賊勒銘歌  
雅後爲殊勲而魏博河朔隸屬近藩逆節反覆

考其十年僅假手賊臣幸禍忍恥而已未有  
危難綿綿絡萬里憑阻乎絕徼險塹雖雄才之  
主猶穿池而習戰歷世之馭恒羈縻而僅存夫  
其背誕也若彼其阨塞也若此誠列史之所未  
談崇亂之所希設然而

皇上拱手默運於上公孤拜稽贊畫於下且開誠示  
信啓降路睿從至洪也

宮廷之上包含藝文孝練風俗如竟外一無事者至  
裕也而封豕長鯨盡懸鈞繳厝火叢棘務絕萌

燼德業度越前古豈可並世而論巨細同年而  
議豐陋乎自昔珥筆之臣力不任奮驅議不  
關策國有戡亂獻功往往播諸歌頌以慶休  
告來者其按職然也 臣珩 不量椎鄙勒頌一章

恭呈

御覽不敢冀宣布史官抑勉循展采之義云爾頌曰

丕爍

德聖神文武丕爍

煥揚下土斗極曜暉鈞陳朗輔宅道茂華昭夏

作觀靖亂興晉市洽多方滲漉曼羨逢湧滂洋

紫文丹篆魏陶孕唐宜經懣典卓哉煌煌

一人之建信若卜筮是耶反踵厥角臣隸奠璧委皮

匍匐噓噓驟山驟水匪誥匪誓追惟肇造函弘

淳洩驅策之略猛雋立收復軍屠販充我龜珠

信越英盧崇牙鑄鑿肅肅境截窠金騰烏蠻

婉俾爨燹引繩嶠爾屏翰罔圖報稱驕彼險棘

標發憑陵

天子日吁馴臬害伏需者事賊斷惟在獨若順纓縻

取廣文選  
五  
圖牢豢畜若進王章刀鋸誅劉遠駕長馭洞機  
割然剗鋤事後照燭幾先鯨翻豺吼觸山射天  
雲棧塞險湖湘扼咽

天子曰吁杖箠可定淵略密授六師承聽先斷其臂  
使無援應先奪其險使無依凭雷震湘沅河注  
黔巫嶺蠻雲撤蠶叢電驅獸窮於檻鼠跳  
右手劍喉左據其圖醜孽蚩蚩鴻毛就燦  
結閉負池管峭蟲死不僵虎斃猶  
惟梁之弔仁勿遺遠爰啓元戎

帝曰女  
帝曰女  
帝曰女

帝曰女  
帝曰女  
帝曰女

帝曰女  
帝曰女  
帝曰女

帝曰女  
帝曰女  
帝曰女

帝曰女  
帝曰女  
帝曰女



皇日有嘉民災其沛天闔地垠休哉無外惟

帝穆清五始統之戕風既謐四極覃之惟

帝懋勤祇台克之妖沴既遏璿樞運之于時肆類仁

禮而徧爰望南條百神衍宴于時孝享萬民

苞瓊鐵銀鏤髹織菁茅亦越博稽古文畢發

圖九鼎爰驗荒忽亦越弘文

辰藻煥煥碧雞白狼披章璨璨恩澤沈沈暨於

耆童童女有笑無悝羅材裔裔九州之表蛟

龍騰躍之天渺泐謙端珽尚其勿尸燭柴升玉

揭雞配黎馮馮都人忻忻婦女從從四譯同歡

并語倚太平之寶圖匪前經之可敘系

聖道之會昌豈鷹揚之能舉蕭斧戢兮虹旌卷武功

成兮文德行統益隆兮勤益勉凜馭朽兮承嘉

猷萬斯年兮晃謨典

施愚山曰獻納之文首尚得體序語先達

廟勝成算非變至而應得體一也次述教民

郵民非專事威武得體二也終述殲滅窮寇

不務急攻奇計得體三也至論機宜得失古

今長短精當博碩無踈踈組練之

習真大家文字頌復古雅峻潔

黃庭表日六朝卑卑不足論學秦漢之雄厚

則失之重濁學大家之道潔則失之空疎皆

取廣文選  
由筆力萎蕪意匠間劣故也如此矯峭而醇含門戶疑峻繩度雍容允推文家表的

賦集畧

戊午

長白山賦

太極立天地疏嶽瀆所以包乾符絡坤軸鍾震世之  
瑤圖必蘊隆乎靈淑原瀨混之既祛嬗醇精於往復  
是以華胥誕降繼自軒轅肇興景毫開基嗣乃幽岐  
纂服苾碭晉陽之廻環夾馬龔山之轉轂綿綿連連  
迭旺接興之瑞夫何世而不然蓋元運旁魄有開必  
先惟景命之翕集乃駿發於山川然稽古宅道之會

渤海沈珩著

取廣集  
爰遡祥發之天其孕育之包絡每鱗次而櫛延所以  
成功報本名蹟易宣未有踰疆域阻巉嶮究幽蒙越  
星躔而眷顧其靈爽岫鬱氤氲蜿蜒如我

國家之適追於長白山者也夫其爲山也祥抽翠籙景  
秘丹繩黃星月映紫氣雲蒸割尾箕之外舍蟠渤碣  
之餘稜千里橫兮獨踞百里矗今萬層配元天於北  
列躅日觀於東陵乃古者登封七十二君漢唐接踵  
亭亭云云千有餘年曾不得比乎金簡玉策之膺豈  
知其橫地乳戴天麋自開闢而醞釀以待真人受命

之興者哉爰誕我

太祖

太宗以逮

世祖章皇帝纂世曆赫皇圖建栢星之翠旗宅出日之  
瑤都其時逾蟠桃而跨弱水蓋數十萬里莫不提地  
釐荷天衢爾乃心運洪鑪學貫典謨以爲親兵百萬  
獵雷張旆不如投戈講道之爲國碩畫也太府太倉  
粟腐緇敗荔枝橘柚魚鹽惟錯之蓊隘不如琅函石  
匱之爲治鑪鞴也所以鼎革甫定而文治聿成豈卜

世三十一祀四百所得而絜其庶平

皇上繼體神靈撫璇輯瑞先志篤程聖澤而洽侯衛濯  
沐要荒潛泓壁雍壇壝笙鏞鏗鉤觀書乙夜講學太  
清惇典五教羅才八紘是以河薦合天之符洛獻昌  
世之徵於是燔瘞懸沉肅祗羣神之禮備厭奧繹祓  
殷薦

祖考之儀萃神京四邑明堂八牖所以交乎神明者皆  
興仁而盡義凡域內之名山大川按太微太乙稽金  
版玉笥採禮官之論議然且鏤璧天齊塗珍社首升

幽贊以養純庥于宥密不然何月岳之貢珍若此其  
瑞霽也大其形雲朝旭黃氣晝騰坐雲母而禪定看  
水精之浪澄大孝敦而起居謚慈顏豫而燕喜承恍  
蓬壺之浩蕩比浴日之升恒爾乃節移銅史景換臬  
圭嚴霜既凋零霰載悽繞蹕之蟲坯戶環營之士挾  
綈巫陳靈女之祀稼納甸師之畦旣而觀臺書物靈  
宮陳樂衡輕炭燥權重泉涸經久候兮傳火常新緬  
長棲兮逝川不落光燭銀兮照耀沂膏玉兮澆滯竈  
何假於丹砂墜白生平素籥素娥下絳渚而窺牕青

取廣賦集  
鳥自瑤池而臨幕允矣孝德至而江流於室精誠通  
而泉涌于壑於是迴景燭于濯龍轉輜轡于翔鳳迎  
仗而重城載懽迴鸞而萬靈咸洞朱鴈焜兮凱歌白  
狼陳兮方貢長保泰兮穆清肅乘乾兮風動

懋勤殿秋蘭賦

覽大鈞之播化察草木之殊類任土所滋繽紛蒼萃  
或品下而栽榮或質芳而地類惟含英兮處崇斯揚  
蕤兮呈瑞相彼叢蘭幽孤淑粹當其萌茁於山陂也  
靈根所托不高不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巖之嶮巖  
倚翠微之陁曲被碧澗之水湄含華杼卉芬菲色披  
背葳蕤與蒼翦映杜蘅與江蘼夫其抱馥雖殊應候  
自若冬索春榮夏茂秋落乃有類同稟異貞姿晚萼  
勾芒升而細葉始抽蓐收御而珠苞方拆衆皆黃落

以萎腓此獨敷天而綽約潔固兮似抱德以待時晶  
英兮類協期而知託或夙植于掖庭之山或新貢於  
紫垣之閣且殿表懋勤

聖惟典學覽先哲之英華藻圖書之丹雘綺䟽日映兮  
鉛槧纍纍櫺檻風來兮芸香漠漠延載筆之良史蹇  
日華之清幕于時竹殿始秋梧宮未霜蓮潭變形松  
院生涼蒼苔上砌瑤草拂廊細琅函而氣爽抽鳳藻  
而神蒼乃有瓊窻之下玉几之旁青翠葳蕤紫莖綠  
穰天香流兮拂拂幽蘊發兮揚揚若乃陽暉早曙露

泣清宵雀羽初警蛩吟乍撩蚪簷晚晴珠網畫寥挹  
孤芳兮若遠若近玩貞卉兮裁葩裁韶過青裳之薰  
鬱黜將離之艷妖亭亭兮如審諤之臣矯冰姿以砥  
沃左右纏纏兮如潔修之士敷秘藻以晻映宸霄至  
若上林之藿藤離宮之扶荔陵丘蟬聯皐澤搖裔者  
不可殫記皆擯置而不陳獨畹蘭之繞砌於以見崇  
質而斥華尙德而賤藝栽培乎素履之林採擷乎晚  
成之蒂根深者其膏必沃植厚者其華勿替乃當其  
綠山被隄枝叢葉岐成空谷之莫採經霜霰之離披

則與麋鹿共死腐草同悲縱見重于幽人之圃分時  
于羽客之坻固煙霞之賞愛非崇高之見知間且入  
王門貢闕庭供翠樓透朱櫺馥歌臺及妝閣郁寶帳  
與金屏斯灑泆之所污寧皓潔之所馨豈若拂拭兮  
有道聖人之側流芳兮宣化之闡崇禮之延而且獨  
立兮萬品之蔚蔚扶疏兮千世之葱青

溫泉賦

有序

康熙十七年戊午九月壬戌既望越 日

皇帝恭侍

太皇太后秘駕法從幸遵化之溫泉謚默齋定凝蠲受  
釐是日養湯徂秋涉冬長至旣邁歷旦五十然  
後回駕還宮羣臣上壽呼萬歲小臣被 召邸  
次願賦其盛初從田間來鈔識侍從親奉饗臣  
不能周諮其山川名物之詳昔人曰唐無賦鄉  
薄不爲是時宏詞之士鱗集聞 朝廷行尚唐

賦因牽率寡陋靡然隨風而作是實妄庸敢云  
降格賦曰

若夫瑞命誕興應期宅土紫微疏上帝之宮丹闕披  
璿圖之宇體太微以正規應開易而立矩則有霍禁  
雲深龍樓星吐抗芝館而垂軒擢蘭宮而啓戶金籙  
紀華渚之祥鳳曆燦僊山之祐問安則燕寢月華慈  
靄而僊帟日午於斯時也瑤牕送燠銀榜凝秋眇蓮  
潭之變彩飄梧院之新颺馭風殿而懷長俯雲館而  
思道將以迎禧乎霍嶺之室蠲吉乎丹泉之丘於是

戒鷓與靜鸞掖啓魚鈴離桂席金屐開而六宮景從  
步搖動而百靈驅策翔翠罕於雲甸騰簫吹於鳳驛  
六龍扶輦而透遲百辟清塵而絡繹霜戈晶晃今朝  
日霏霏朱火延起兮宵煙奕奕城遙路直兮帳殿開  
筵林長騎遠兮帷宮戒夕九房爲備幸之場四會仰  
天行之迹方神告路兮氣歛天標岳將呈符兮光清  
地磧其爲山也景秘丹繩祥抽翠絡五緯躔于靈區  
三精護於大壑蔽日月而孤峙吐虹霓而噴薄霞澹  
水而川媚風飄林而澗落碧虬玉館之饌白兔銀臺



之藥其爲泉也穴自銅陵之濬膏如石髓之穿龍池  
涌而獨上神鼎沸而長圓八解浴維摩之室三漿奉  
帝女之筵涇石標而瑤溪拱陽厓敞而乳竇縣寒谷  
爲之變律陰火爲之潛然於是有行宮鳳棲緹城玉  
飾儼雙壺之鴻洞儷中閨之呀施環阿閣以周墀象  
龍行之曲直其外則環以組甲衛以勾陳周廬更呵  
黠峯若神其內則椒塗聯注翠帳重披幽峻肅以相  
屬光彤融以熳熳其景象則蕩晶景而升降炯去  
以留日湛若冰壺之天靜若紫虛之室誠神明之

煙而告成事況乎

本朝之所兆祥

列聖之所誕殖而委諸莽曠之地不傳山靈之髣髴寧  
匪前經於茲曠墜與於是發近侍降綸音日維長白  
山女其往矚於斯役也兀喇歎蒸訥陰扇溽渡崩河  
則川后安流攀絕嶠則方神告路遠眺兮陰厓冰雪  
之嗟峨近觀兮鴻濛霧靄之凝沍旣而祝冊陳瑤函  
炳地表煙息天維氣整夫其山之爲狀也聳五峰於  
千尋漾懸流於絕嶂鳳凰壁戟於東垂鴉鶻霞標於

南障遐睇兮龍墳幽探兮僊園梯霄兮架極浮丹兮  
銷塊觸石兮吐雲含霏兮噴浪有若天垣著象於紫  
微之尊崑岡區駕乎赤縣之量峻極哉走百神而允  
五嶽混一天下維茲山之與有明貺也爾乃巖貢其  
珍谷獻其寶峰則丹青赭堊土則緇黃青縞偃蓋之  
松雲垂倒生之栢鱗掃九臯揚應節之鳴羣鹿下瑤  
光之島有若

天子端朝明庭師保鏘鏘列環珮之班斐斐羅鷓鸞之  
藻其中則有駉駉聯豸之族鈎角鋸牙赤首圓題

秦而鬻鬻有若猛士足以守四方蟠天關之虎豹屯  
甲帳之熊羆至若翠微半顯丹穴間通橫莽蒼披葑  
茸蔭町疇之綺錯翁林麓之青蔥赤梁黑黍縑瓜狸  
頭方莖青襄稔麥薊合紛紛總總不可殫窮有若上  
林之盧橘寢園之櫻桃掩藹乎兔園瓊島之中其泉  
則有泓潭巨浸兩流派分渺瀰浹滂瀆淪滌沚採金  
沙之瓊蚌搖均藿之蒲楊泥龍宮而梢鬼國來天漢  
之湯湯儼然入宮兮朝太液之沆瀣穿苑兮象昆明  
之茫滄覃山川兮神應信國本兮靈長於是使者還

報

皇帝辟容載穆神心怡暢恍若見覩緬邈愴曠命上公  
與秩宗議號謚以禮望畧登封之汰侈黜人爵之紕  
妄名秩乃正祀典攸尚公卿庶司濟濟纓綬拜手稽  
首作爲歌辭進而稱口鬼鬼喬嶽赫嶸嶸兮大壑瀆  
漈下漂瀟兮五峰之崒雙派之漻兮天閩地垠神所  
敷兮拓跡開統祥圖釗兮欽明濟哲文德劭兮適追  
厥初山祗韶兮蠲柴宗祈焜蒸樵兮配藜四施烈於  
昭兮休經濯俗蕩祲妖兮千萬斯年祚迢迢兮歌既

奏

帝曰予曷敢不懋

皇祖造邦披榛啓疆流泉夕陽提劍揮鼓兮氣慨慷慨搖  
巒隨岑兮心徬徨思創業兮艱難懷茲山兮苾苾豈  
其席慶景崇壇場侈封祀而夸明昌也哉進爾羣工  
舉爾衆職穀比登百姓未實乃室人庶稍蕃猶有枯  
天招徠蕩定丘革猶未息用正我區夏齊五緯以平  
泰階應三辰而奠赤社然後授鳳書以稽碧落按龜  
籙而質黃圖乃無忝於肇造之疇模矣乎臣草茅賤

取巖財集  
士仰宏規而敷翰寫瑞應於休符

黃獅子賦 有序

皇帝祇膺聖圖欽若王道德澤而洽於中外逢湧原泉  
比者雷行電激盪濯雰雰文明乎萬國於是東鯁順  
軌西傾卽序咸以其土之動植珍異來貢闕庭十七  
年秋有錫刺伽獻狀貢獅子其色黃按爾雅曰狻猊  
說文曰虺又按漢書西域傳烏弋國有獅子正黃然  
則黃者其正色也過白狼越流沙超積石而後至於  
我疆域以貢京師聲教之所感被盛矣遐矣

皇上方寶賢重道淡泊儉靜後宮却綺繡前殿焚珠玉

無所貴異物尚獷猛然萬方入貢嘉其來也三年重  
譯予其歸也圖志曰王者車馬有節則見騰黃稱神  
馬也是他可推矣漢元鼎間神馬出渥洼水中作天  
馬之歌登乎司律唐貞觀九年西域進獅子秘書監  
虞世南獻賦前史美之二者皆未聞其色正黃也夫  
瑞應越乎曩編而稱述况乎盛世非所以黼藻休光  
已小臣方被 召止謁舍因聞而賦之

惟王宅道而建國辨方而正位包無外以丕圖弘率  
俾以膺瑞日竊於是乎恩翔月窟於茲乎光被翰賚

納贊飛奔踰攘窮天下之珍惟截海外之梯航旬旬  
噦噦兮巨地罄天硠硠磔磔兮沸川隨岡於是百寶  
異質五靈殊祥疇符吐圖嘉名不常若夫蹄嚙之種  
毛宗之良昔夏后氏擾驪龍以服皂軒轅氏役熊羆  
以張皇般般之獸白質黑章宛宛之鱗采輝升黃是  
皆應景命以胚孕藻禎符而焜煌於是有絕域悠渺  
山川巉阻猛趨拔類炫爛標舉其爲狀也河臆斗尾  
垂梢拊膂爪決千鉤皆翻百炬當其藏峰而蓄銳柔  
毫楚楚無異馴肉角於樊墅及其揭驕而咆咻騰跟

狂奔直欲驅猛象如鼯鼠吞虎豹而裂獬犛搖山陵  
而盪洲嶼其爲色也含輝熠熠耀彩非非異青兕白  
龍之黠淡謝赤蛟驪豹之歲腓乘中央之純繡被裳  
吉之流暉稟于星精魏室見之楚宋較之天駟乘黃  
馭於帝畿則其應圖而生今生必有爲曠世而出兮  
出必知歸爾乃鬣首之族瓔珞之倫欵誠絳闕採異  
山珍施虞設阱鎖頓牢蹲雖絕類之驍狻竟遜智於  
狡魏徒觀其哮呼貽愕鬣豎目瞋如猛士之暴怒信  
越見繫觸罟罹屯氣欲搖巒墮岑已搯咽拊背而愞  
踵之竭蹙

天子於是勞貢官勅獸臣隸熊館與虎城國家不貴難  
得之物亦不拒方賁之誠乃有羽林黃頭之部七萃  
四校之英進而稱曰竊聞此獸能食虎豹日行五百  
里殆毛羣之絕悍殊勍也今時方秋金風颯玉埒清  
天子乘象鏤之駕建魚鬚之旌以臨乎垧漠之垆雄戟  
耀芑合圍砮匄於是縱而突之覃觀夫犀兕之抵觸

取巖則集  
熊羆之角捨注蹶竦讐關脰裂決百族所灑血與飛  
腥此亦從獸之至宏也不亦可乎

天子曰吁是何爲與予方貴粟於倉庾觀稼於場圃此  
徒驚擾百姓不足以昭武且非所以鎮遠人鏡曩古  
蓋國家非窮大而爲侈宜類觀而相取夫其在山則  
狂獯爲之伏臧在圃則獯狡懾其陸梁因是以思封  
疆之臣獵猛獸而書旂常且其被服非駁襍之色絢  
采流中和之章因是以思黼藻之彥博王道而符明  
昌殊族異黨肅肅委皮乾乾奠璧于以昭其敬鉤爪

鋸牙銷融悍戾蛾伏順軌于以嘉其慶爰作歌辭用  
彰厥盛歌曰後猊來涉流沙晃黑水燦朱霞孰爲駕  
飛龍車詔西皇麾女媧後猊來自烏弋亦條支亦安  
息夏鼎鏤山經勒瑞維何黃爲色後猊來都人謹

皇曰吁匪榮觀委芻秣惟獸官穀爲治賢爲安

山水賦

原二儀之清濁，奉塊北而無垠。滄塹黷於上下，式底  
 寧於睿神。赤文綠甲之紀，瑤織玉版之陳。所以提元  
 於神象，表烈於洪鈞。若夫星精貫昴，文命應辰。既聲  
 律而身度，亦克勤而克仁。掃三靈之霧塞，幹九載之  
 湮淪。左準繩而右規矩，走檣櫓而馳舟輪。蓋上聖天  
 下為援，今匪貢賦之是。亟然荒度之爰，奏兮自收華  
 於播殖。雖三十二人兮，各專官而亮天工。必待水土  
 告成兮，乃暨聲教而扶衆職。故當其時，鎔生成於大



取星文選  
冶鑄品彙於洪鑪開蒲陽之寶籍受河洛之禎圖方  
其經緯神恠區別疆隅穴隆異等原隰分模乾坤聽  
其擘畫風雷受其除驅要之摠混成於自然歸流峙  
於同符非九鼎之鏤所能述非孔甲之牒所能孚惟  
泝成書於帝代因推王迹於夏謨於鄭經始實在冀  
州壺口既畧梁岐肇謀礮砣嶄嶄鑿炭漫安流導汾合  
漳胍散勢悠辨土覈賦漆林園疇夾右輪輓貢道孔  
簡是所以尊京師之形勢然後可以控關外之諸侯  
亦不獨旁魄而論都邑要乃辨首脊支榦之脈絡以

布導河距海之前籌蓋河自入雍而經冀兮濯兮若  
建徒濟海而下注出冀而東之兮涉兮若崩雲潰  
濟而驚流於是若交若青若徐此三州者衝漳所舒  
威紆脈絡沮洳澱淤其地卑下其浸偃瀦充受河濟  
徐受淮沂澗沮蒙羽高卑以除河濟既道歸海爲墟  
降丘宅土辨壤而畝成賦修貢爰達帝居若乃四瀆  
之並貫於地維也皆以其獨入於海若河若濟若淮  
以宗以都順軌而匯彼其荆楊之流峙之爲四泐泐  
濯濯旣豬旣殷而朝宗於是焉在逾洛松江貢賦溢

載是乃四瀆之門戶秩然而江河之權衡攸宰於是  
上泝其源中條其紀雍高於豫兮豫高於青徐由雍  
豫以徇鞏洛兮矯若天漢舒蜺而波委楊下於荆兮  
荆下於梁由梁荆以趨委輸兮渙若瀑布破崖而雲  
被總三河兮一江等條達兮締理墳墟青黎土膏脈  
起於是備物物有其容荆璞楚琛蜀賄巴賓張綺列  
繡紋軸蕉筒飛颿迅橦噦噦訇訇於冀會同非巨靈  
之高掌誰克成乎此功惟其妙觀鸞躅八埏圍之於  
寸眸萬象總之於清衷故其爲隨山也旣劃南北以

二條復區兩境以受開自岍岐至碣石自西傾至陪  
尾此大河南北境之山由嶓冢距大別由岷陽距淺  
原此江漢南北境之山其爲潯川也則龍門而下大  
伾而上河行於山飛滂相礮盤巖沍瀆疏鑿在掌乃  
若漾沈沱澧交織瀼泱或伏或現斷續忽恍譎詭滅  
沒錯亂梗莽導之而會萬殊一往斯其通靈而體物  
縷晰而精爽爲之者慘澹於匠心述之者可摹而可  
象故勒之書非後世輿地河渠之所可幾繪之圖非  
後人抵掌畫地之所能倣猗與休哉斯時也事畢功

弘歸告天子於爍冀都浮丹麗紫水陸所湊緯五服  
而道里焉玉帛所會捫八區而萃止焉嶽修貢兮川  
効珍吐金景兮歆浮雲草木夫喬兮鳥獸氤氲貞作  
乃賦兮錫貢不勞通壑彌博兮奧宅衍墳名川三百  
支流三千兮而不自以爲勤天輪地軸兮較若分天  
闢地垠兮秩若文順水之性兮非紛紜千秋萬歲之  
水土兮惟乃之勲

璿璣玉衡賦

有序用四六

原夫道尊三統聖神開瑞曆於前時際中天濬  
哲釐法乾之運略上古之荒忽故欽若斷自唐  
虞啓百治之權輿則觀象首闢懋極受昭華之  
玉而智貫天人承蕙莢之英而精通述作維重  
華闢其睿制斯百代欽其典章自後言天之家  
天闕保缺遷正之代謹昨爭誇宣夜周髀多躋  
駁而寡合挈壺司正每沿譌而失稽恭遇我

皇上聖睿挺生至道邁古紫宮協順薦合天之符黃紐

効靈獻昌世之籙文興禮樂觀六典於平成武  
飭戈鋌定九瀛之正朔烏弋黃皮之族律驗東  
風威侮怠棄之鄉統歸北極然而撫璿輯瑞惟  
念切於民時膺曆考祥知政先於敬授爰追道  
統上遡姚虞謂黼黻太平之文必徵洪象而昭  
回雲漢之業務貫金繩義繹典文豈曰詞專雕  
繪體尊獻納敢期藻翌休明云爾賦曰

推大鈞之鴻洞邈汶漠而無垠含陰陽之回薄肇洪  
象於精淳乾靈鶴識之始地輔龍驂之辰維渾

式廓儲區分於睿神是故秘象昭而三辰播縣儀著  
而五緯均若夫遡瑤緘於邃古按金版於遙文或經  
神怪或辨星雲大抵忽荒悠眇駢隱縝紛圍定位之  
繡繡徒咲矜於紀聞妄測而算資術士炙蹠之說旁  
魄而論開天官糾軋之勢爾乃濬哲聰明膺符受祉  
兆騰湧源氤氳大始憑紫都兮授曆按蒼衢兮命絕  
審提元於化機設靈臺之秘府爰制器以利用兮斯  
觀察之可取於斯時也封山濬川於昭帝風岳將獻  
玲瓏之玉淵靈呈青碧之珠天子不貴難得以爲貨

不尚采綴以爲娛曰予將有事乎儀器之圖爾乃精  
睿想畫靈符鳩國工奏徽模旣磨礪以雕琢兮亦編  
綴以交敷璣轉圜而旋翕闢兮璿附麗以晃乾樞環  
之兮若輪轅衡之兮若棱椀匪靈虬之承注兮豈陰  
蟲之喟呼於以觀兩儀之間渾淪而上天無度而因  
日以爲度兮月無象而倚日以爲象北極入地出地  
之攸分兮中星面子面午之異尚逆生五行之變蕃  
兮順布五氣之精爽積餘分兮行道列緯度兮指像  
遲速辨分毫芒留行測兮來往樞衡璀璨兮若燭龍

躡景而流光次舍宣昭兮若絲綸羅縷而在掌縣象  
至厥兮維理職其先踵事傳會兮維審始攸專是以  
在天成度兮在日成曆麗景光於水火兮非主日主  
月之並其推遷在野象物兮在朝象官聯五緯之包  
絡兮非三垣列宿之及其運旋黃道赤道日離月躔  
之進退昏旦星中紫炁月孛之鈎連眚則暈蝕陵闕  
祥則璧合珠聯夫何雲漢之寥渺兮而豈不能摸索  
於目前也徒按之以圭臬之程尺兮而豈若其循轉  
於自然也是以憑其器兮燿兮銅機之貫精景運其

數兮爍兮珠囊之叶化權彼夫羲和常儀占日月之  
晷度伶倫大撓肇律曆之休經雖有開之已先匪懿  
制之可程至若鍾律灰管之所窺陳著測景之所起  
金筩方員之規飛流吐納之詭赤黑單雙之環機輪  
經軸之軌銅範兮銀丁形模兮規揣歷簡儀仰儀之  
影響兮未有若璿璣玉衡之粹精於是正八柱之低  
昂兮理三光之縮盈清黃道以立人紀兮澄紫落以  
洽休禎丹萸候魄而舒莢兮翠蕙應期而吐英天地  
不能以氣欺兮辰光不能以象撓又安事乎南正司

天北正司地校太微與太乙按金版與玉筩第識緯  
之說言如後世之侈景慶希休瑞者哉于以待乎千  
聖則揆神靈繼出璿極流丹河宮湛碧釐三統而開  
符正三衡而立則爍景命兮萬年獨凝休兮此日匪  
纂組兮小言足對揚兮寶策

